



津沽筆記史料叢刊第二種

主編 王振良

桑梓紀聞

馬鴻翱 原著

侯福志 整理

天津出版傳媒集團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問津文庫

津沽筆記史料叢刊第二種
主編 王振良

桑梓紀聞

馬鴻翱 原著

侯福志 整理

天津出版傳媒集團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桑梓紀聞 / 馬鴻翱著 ; 侯福志整理. -- 天津 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16.1

(津沽筆記史料叢刊 / 王振良主編)

ISBN 978-7-5528-0371-6

I. ①桑… II. ①馬… ②侯… III. ①河北省—地方史—近現代 IV. ①K292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289974 號

桑梓紀聞

馬鴻翱 原著 侯福志 整理

出版人 / 張瑋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號 郵政編碼: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今晚報社印刷廠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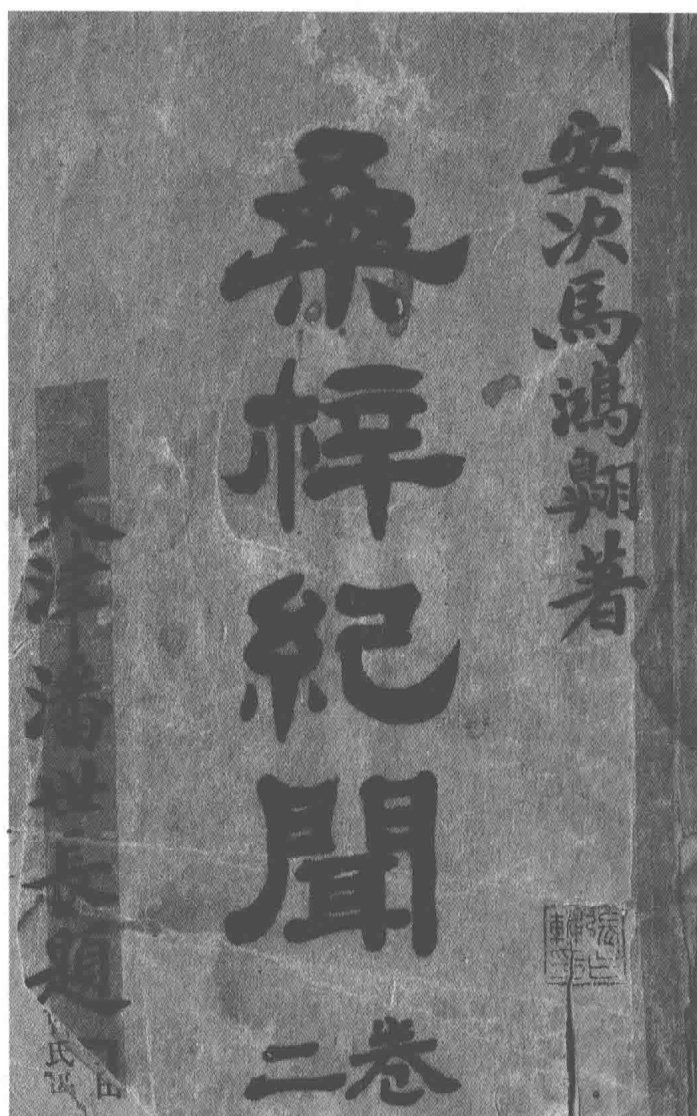
全國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張 5.5 字數 85 千字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8-0371-6

定 價: 42.00 圓



《桑梓紀聞》封面

桑梓紀聞卷二

目錄

顧李二先生事略 回文賦四 劉烈婦二 王烈婦 高烈婦 潘烈士事略
盧出於青 劉趙二孝女記 趙孝婦傳 樂孝婦 割肉療夫二 五老院 張
子誠先生事略 富而好禮 劉節婦 張節婦 趙節婦
張孺人節義孝行紀略 許節婦 朝陽姚烈婦墓表 族叔祖樸庵公事略 清
廣西知縣崔公傳 李永昆修墓 東壁淵通 蔡觀察二姬傳 孝婦二 王氏
刊書 折獄 名門孝婦二 香巖工書 拾金不昧 高尚其志 坐嘯軒集
邵比部遺文 曹母張孺人壽序 畫鼻烟壺 張烈婦 友于兄弟 友于兄弟
四 三世詩集 作善降祥一 李孝婦 李隱使 定窯 三樊能詩 賢母二
妙手回春二 劉文介先生傳 邊戶部遺文四 朱五乖事略 曹氏義田
曹孝女墓碑 百齡人瑞 拾金不昧 廉明却饋 公僕 王孝子 曹氏

津沽筆記史料叢刊總序

陶慕寧

三津之地，舊稱直沽。地當九河津要，路通七省舟車。其域在漢屬渤海、漁陽二郡，隋屬河間、渤海二郡，唐為瀛、滄二州地，宋金為清、滄二州地，元因之。明建文初，燕王朱棣啟「靖難之役」，經三汊河口襲取滄州。越三載登基，遂敕名其地為天津，喻「天子津渡」之意也。永樂二年，置天津三衛，屬河間府。清初設關，置總兵鎮守。雍正三年，改天津衛為州，至九年陞府，領州一縣六。咸豐十年，天津開埠，漸成列強爭逐貿易之洋場，今則巋然為中國之直轄市矣。然則自建衛以迄於今，都六百餘年，考之地理河渠，其所以為重鎮者實有二端：一則處畿輔要衝，海疆門戶，此地不守，鼎湖危殆，故又稱之「津門」；二則處漕運樞紐，南接淮泗，北達通州，東吳之稻，長蘆之鹽，或經海路，或付漕舡，皆賴此地轉輸入京。元人王懋德《直沽詩》云「極目滄溟浸碧天，蓬萊樓閣遠相連。東吳轉海輪粳稻，一夕潮來集萬船」，即當日天津海漕之實錄也。

金元以降，天津之隸屬、轄區雖屢更易，而魚鹽之利、商賈之繁、居人之雜、風俗之盛，固未嘗大變。明正統初，始建天津衛學，其後科舉漸興，膺進士之選者代不乏人。其早者，若汪來，嘉靖二十年進士，官至慶陽知府，撰有《北地紀》四卷；若張愚，嘉靖二十九年進士，仕至右副都御史；若劉燾，嘉靖三十八年進士，仕至兵部右侍郎、右都御史。又，隆慶五年一科會試，即有劉鈺、張佑、任天祚三人登第。是知其地不獨商貿繁衍，人文亦頗有可稱者。逮清季民國，政局傾頹，西潮湧洞，外人雲集。大賈居豪，舞長袖而吸金；失意政客，憑租界以窺勢。而承學之士、詞客報人，亦矍然蔚起，斥清廷之昏瞶，揭時政之危局。天津乃漸成消息之淵藪，政治之策源矣。

今之天津為工業重鎮，襟帶華北，遠接大洋，經濟之繁榮，民生之富庶，殆亙古所未嘗有。而未來之前景，正未可限量。然一地一城之聲譽，非盡可以經濟之榮悴衡之，天津若欲立於中國城市之林，尚需發弘卓然獨特之文化。而欲發弘文化，則需爬梳董理相關之史料，若人文之聚散，古跡之存埋；若張氏遂閑堂，查氏水西莊；若梅樹君之梅花詩社，嚴範孫之城南詩社；若天妃宮之遞嬗，稽古寺之重修，大悲院之沿革，楊柳青之題詠；進而長蘆鹽場之種賣，銀魚鐵腳之烹炒；甚乃方言之特異，風俗之淳澆，皆有待詳為稽考揭櫟於世者。而後激濁揚清，乃可發揚之，光大之。

王振良君，籍屬長白，早年肄業於南開大學，後就職今晚報社。其為人謙退揖讓，有古君子風；為學則鉤沉索隱，爬羅剔抉，有東原、實齋之致，兼高郵、嘉定之勤。十數年來，篤志於天津文獻之蒐集編訂，遍訪地方耆宿，覓求稀見古籍，焚膏繼晷，殫慮竭精，以羅致地方先賢著述、發煌沾上人文風俗為使命。其所編訂之《問津》《天津記憶》，本已頗具規模。復又推出《問津文庫》，更自琳琅滿目。今文庫之《津沽筆記史料叢刊》又將付剞劂，屬余為弁言。余何幸如之，草此數言為振良君賀，亦為天津歷史文化之彰宏賀。

甲午歲末於南開大學範孫樓

（陶慕寧，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，博士生導師）

馬鴻翱與《桑梓紀聞》

侯福志

《桑梓紀聞》是一部筆記體著作，記錄了清代、民國時期直隸一帶的舊聞瑣事，以今天津武清、西青與河北霸州、安次等地爲主。該書由河北安次縣得勝口村人馬鴻翱所寫。據馬鍾琇（天津城南詩社成員，曾任孫中山的顧問）所撰跋語，馬鴻翱「博極群書，尤邃於史學，並有經世志。中歲後，值清廷變法，曾游日本，考察自治。歸國，日鑒時勢已非，遂絕意進取，戢影林下，惟以著述自娛。已脫稿者，有《中外名將傳》《古文比》《丁鶴年詩注》《蒲氏紀氏嘉言合注》《雲鶴山房詩集》，凡若干卷」。

馬鴻翱之父馬右銘係馬鍾琇宗兄，與馬鍾琇祖父蔭軒公「志同道合，莫逆於心」。馬鴻翱幼年曾隨蔭軒公讀書私塾，而馬鍾琇幼年時又跟隨馬鴻翱「讀書西園」。據此可知，馬鴻翱家與馬鍾琇家交誼深厚，淵源甚深，此即馬鍾琇跋語中所言：「兩家三世，以風雅、道義相結合。」

由於同宗同族以及頗深之淵源，馬鍾琇對馬鴻翱了解甚深：「（馬鴻翱）嘗手鈔《朱高安史傳三編》一書，蓋侍其尊人右銘先生時，病榻畔之所錄也。其表彰節孝也，尤能不遺餘力。民國初元，琇重修邑志，輯《列女傳》，採用其稿甚多。大城劉芷衫先生贈其詩云：『滄桑雙淚眼，忠孝一生心。』是能道其心事者。」馬鴻翱的「忠孝一生心」，於《桑梓紀聞》亦可見一斑。

筆者收藏的《桑梓紀聞》（僅有卷二，卷一未見）出版於一九三〇年，三十二開鉛印本，收文九十一篇，計六萬餘字。綜觀此書，馬鴻翱大致從以下幾個角度來收錄、撰寫家鄉舊聞：

一、宣揚忠孝節烈，捍衛世道人心

《桑梓紀聞》對傳統道德觀——忠孝節烈的宣揚不遺餘力。該書共收集了二十餘位節孝女性的事跡，包括孝女、孝婦、烈女等。除了節孝女子，馬鴻翱還收集了數位孝子賢孫、愛國烈士的事跡。綜觀其忠孝節烈之行爲，大致有如下幾種：

第一，割己肉以療親病。如《孝女張竹蓀傳》中所記張竹蓀爲醫父病，割左臂肉和藥以進：「徐氏泣告曰：『竹蓀昨以汝疾劇，焚香籲天，割左肱肉寸許，投藥

鑊，煮以飲汝。我知而視之，其裏束處，血尚涔涔未止也。』——此類割肉療病的作法，在《桑梓紀聞》所收錄的孝女、孝婦中較為普遍。如《李孝婦》：「舅疾復作，百藥無效。孝婦剖股和羹以進，疾復瘳。」

第二，守節。《蘇貞女》中記錄了一位女子為未婚夫守節的故事：「蘇貞女者……許字邑人段氏子。迎娶有日矣，夫病故，女守從一而終之義，貞節自持。民國三年十月十六日，往夫家抱栗主成禮。」未婚而守節，在《桑梓紀聞》中不是個案，如《馬貞女》中的馬氏女：「許字同邑孫家郁，未嫁而家郁歿。凶問至，毀妝哀泣不止。家人解之曰：『從一而終者，指已嫁者言之。』女曰：『不然，今已許字孫氏，夫婦名分固已定矣，烏得不為夫守乎？』母知其志不可奪，遂輿送夫家，臨喪一痛幾絕。」

第三，身殉。《桑梓紀聞》中收錄的忠孝節烈之人，或為親身殉，或為夫身殉，或為國身殉。

《齊孝孫碑》記載了替祖母身殉的孝孫：「占魁乃躋塔之顛，下賁於地，身袒母身，還以委之。」《曹孝女墓碑銘》中記錄了以身殉母之曹孝女的故事：「母少瘥，已而病復不起。女視斂畢，遂餌金以殉。家人覺之急救，得不死。……反殯，

復仰藥。家人復救，又蘇，旋又服他毒，遂絕。」《王孝子傳》記載了爲叔父殉身的孝子王繼昌的事跡：「永才舊有痰喘症……今年六月，舊症陡作，未暇延醫，旋即病故。孝子痛不欲生，杖而後能起，以貧故，即行安葬。適值永定河南岸決口，水勢建瓴而下。臺山爲水道之所必經，一晝夜間，一片汪洋，盡成澤國。孝子見水勢之浩大也，即咄咄自語曰：『吾叔甫經棄養，即舉而委之水中，以後有何面目復見鄉人！』遂引刀自破其腹。」因叔父墳墓淹於大水而自責身殉，王繼昌得到了時人高度評價。王星球云：「胡爲乎農氓之人樸無文，身殉道義高如雲？……明知死無益於親，不欲生有愧於身。身死心安無所恨，羞殺苟且偷生人。」

爲夫殉身，是封建社會女子在丈夫去世後最爲極端的一種選擇，《桑梓紀聞》中也頗多此類記錄。如《蔡觀察二姬傳》記錄了兩位姬妾爲夫殉身的事情：「觀察卒後，二姬哀毀亦不大異於人，而絕粒累日……至是月二十二日夜分，二姬同時卒，距觀察之卒，旬日耳，年十有八。」又如《王烈婦》：「王烈婦薛氏，霸縣王家場村人，安次王家圈小學校長王福泉之繼配也。年十九歲，于歸。民國九年十月八日，夫以疾歿，含殮畢，烈婦仰藥死。」在《桑梓紀聞》收錄的二十七位女子中，有十二位是爲夫殉身的，比例之大可見一斑。

爲國殉身，是最值得敬仰、尊崇的。這種行爲所體現的是封建士人家國天下的情懷，是一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。《桑梓紀聞》中記錄了潘宗禮爲國殉身的事跡：

「烈士諱宗禮，字子寅，更號英伯，世居直隸通州。……時值直隸總督袁公命各州縣選派學紳東游，公以學董應選。……及歸，而舟泊仁川，與諸紳登岸。目擊夫朝鮮臣民受日人驅役，若奴隸牛馬然，莫不相對歔歔。登舟而後，以悲憤不聊，當食竟不能舉箸。以爲國不圖強，無以自存，獨恨吾中國四萬萬人民沈沈昏夢中而不自覺也。乃手草遺書數十條，與其友。友方棋，殊不爲意，棋竟而展閱之，則以身後事相屬之語也。遍覓舟中，不得其人，得遺一履。噫，公蓋蹈海死矣！」在仁川看到朝鮮人民被日本奴役的情形，潘宗禮聯想到彼時中國四億同胞也在飽受同樣的折磨，感到悲憤不已，恨國人之渾渾噩噩，憐家國之多災多難，遂蹈海以赴死，以期驚醒國人，爲國家強盛而奮鬥。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，潘宗禮以自己的身死成就了在桑梓的聲譽。姑且不論潘烈士之身死殉國是否能起作用，但就其爲驚醒國人、興盛家國而不惜付出生命，足見其內心深處傳統道德觀念的力量以及他心懷家國天下的志向。因此，與爲親殉身的至孝之人相比，潘宗禮殉身的形式雖然一樣，然其內涵與意義不可同日而語。

馬鴻翱褒揚傳統忠孝節烈的道德觀，並大力弘揚之，有捍衛世道人心、挽頹風於亂世的用意。《李烈婦》記述了一位擁有新知識背景的女子爲夫殉身的事情：「李烈婦王氏……畢業直隸女子師範，充文安縣女學教員……後應馮國璋總統府之聘。……年二十七，適天津李志方……夫死，將仰藥，恐家人營救，故作從容之態。藥性發，救已無及。」王氏是一位富有知識與能力，能夠自力更生的女性。但就是這樣一位擁有新知識的女子，竟也遵循傳統的舊道德觀，並做出爲夫殉身的抉擇。新知識與舊道德，如此統一於一個民國女子的身上，帶給世人的震撼是巨大的。在馬鴻翱看來，「歐風東漸，世道沈淪。夫死不嫁，已屬難能可貴，若非特立獨行者，何克甘死如飴，從容就義也！」對此，徐子靜《挽李烈婦王女士》中也進行了揄揚：「嗚呼！自由戀愛成婚媾，新學中人偏守舊。女界如斯第一流，可謂空前而絕後。老夫何幸與同鄉，敢賦俚句爲揄揚。烈婦之風自千古，永隨山水同高長。」在《潘烈士事略》中，作者如是說：「特以感時憤事，深恐吾國民熙熙太平，沈沈酣睡，而敵已縛而殺之而不知……是以警之無可警，待之無可待，萬不得已，乃割慈忍愛，茹恨揮淚，而出於此途。……吾知中國少年志士仁人，將奔走呼號相戒曰：『愛國！愛國！』愛國之聲，震山谷而吞河澤矣。夫而後烈士之死，可以無憾；夫而後中國

之前途，可以振興。」作者大書特書潘烈士之蹈海的意義，無外乎以其精神驚醒昏聩之生民，挽救沈淪之世道。

二、贊鄉人義舉，揚桑梓之美

除關注忠孝節烈之人外，馬鴻翱也同樣關注桑梓中有善行義舉之人，並對其行爲大加褒揚。

濟貧賑災、興辦義學、保衛鄉土是有財力且有善心之人爲桑梓父老所做的莫大功德，馬鴻翱對此類事例的收集也不遺餘力。《族叔祖樸庵公事略》記述了馬鴻翱族叔祖馬械的事跡：「族叔祖樸庵公，家素封，性忠直……凡有義舉，必爲之倡。清光緒庚子之變，聯軍屢過吾鄉，公捐巨資供應之，一鄉安堵如故。中歲習醫，有求診視者，風雨無阻，兼施藥餌，以濟貧寒。……民國十年辛酉，公倡修普濟橋，以利交通。……安武一帶，土匪四起。公募勇團練，以衛桑梓，匪不敢犯。」濟貧寒之士，護一地安寧，播福澤於鄉民，乃馬械之於桑梓的功德。其所爲之種種義舉，得到鄉親感念，爲之建功德碑。知縣劉賡珪爲之撰寫碑文，中有句云：「惟專力醫學，以爲可以救世，鄉里求者無弗應。施藥濟衆，數十年如一日。至建橋、募勇，

爲桑梓計，至深且久，其功德在人心，至今不忘也。」霸州陳聖符係馬鴻翱表伯，於桑梓貢獻亦大，馬鴻翱對其事跡也做了宣揚：「招族人之貧不能讀者，咸就學焉。賑困窮，補不足，親族之貧乏者，恒待以舉火。……歲值時疫流行，爲簡醫方，施藥以療治，全活甚衆。文邑陳震著有《篋墅說書》，多年未刊……先生慨然捐巨資並醵金付梓，兼刻陳一吾《大中口義》、陳克緒《讀易錄》，嘉惠後學。同治三年，永定河隄多險，公自行捐資助修十餘里，以防水患。……六年，歲大旱，土寇犯境，自出資招募鄉勇，保護鄉鄰。又購米賑濟，一鄉皆受其賜。」賑濟貧困、救濟生民、爲人刊書、修隄募勇，件件都是極大功德的事，於桑梓鄉民是莫大的福音。

在收錄善行義舉事例時，馬鴻翱不僅著眼於善之大者，而且小人物的善舉、義舉也悉數納入視野。《桑梓紀聞》中記錄了衡水王鶴鳴拾金不昧的事跡：「嘗宿於天津之楊柳青鎮旅館，有不相識之三人同榻。晨起，於榻旁拾得紙幣三十五圓，以爲去者所遺，候終日，未得失主。因亟於就道營商，遂託館主人暫存，爲文招領，張貼通衢。是年，余館王慶坨，親見招領啟事，故得悉顛末。」撿得三十五元，面額非大，能爲此三十五元「候終日」，且貼招領啟事，似小題大做，然對於一個販筆爲業的小商販而言，能臨財毋苟得，其行難能可貴；且善行無分大小，此舉能傳

其人矣。《李永昆修墓》記述了一位修理荒墓的農民：「河間李永昆，性篤厚，幼喪母。歲饑，隨其父與伯父流落吾鄉，爲人傭作，三十餘年。父與伯俱故，伯母已老，從弟游蕩，不能奉養。永昆稍有積資，常常奉以米鹽。凡鄉之孤墳，無後人祭掃者，寒食節必爲修墓，懸挂紙錢，數十年無倦色。一日，正於村西修理荒墓，有人自西來，詢其姓名，再拜稽首曰：『吾霸州臺山村韓氏子，親故，無力還鄉，葬於此地。子之高誼，沒齒難忘。』言畢，涕泣而去。農家者流，有此善行，其亦難能而可貴矣。」

小商販、農民這些沒有功名，家境也不殷實的小人物，其善行義舉雖微小，與賑災修橋、招募團練無法相比，但其背後所透出的人性之美，卻是馬鴻翱關注的重點，因此對此類小人物的善行也悉心加以收集，以揚桑梓之美。

三、書文壇佳話，傳桑梓文脈

《桑梓紀聞》中有部分篇幅用於記述鄉賢文人的著述、名作以及文壇軼事，藉此以揚文采風流，傳桑梓文脈。

崔述是清朝著名的辨僞學者，馬鴻翱對他的記述著墨較多：「崔武承先生述，號東壁，直隸大名，清乾隆二十七年舉人。嘉慶元年，授羅源知縣。武弁多藉海